

诗性镜头下的时光雕塑

《胡阿姨的花园》中的静谧与生命流动

文/李幸姣

花园在影片中象征着生命的循环,代表着自然与生命的内在联系。胡阿姨通过精心照料花园,展现了她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。同时,花园的静谧与美丽,也与外界的喧嚣和变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影片中多次出现花园中的植物生长的特写镜头,导演通过这些微观的自然景象来展现时间的痕迹。与之相应的是胡阿姨在花园中默默劳作的身影,在导演的镜头下,却有着某种仪式感。每一棵树、每一片叶子,都在静静地记录着时间,而胡阿姨则是这一时间流逝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

这种视觉语言的诗性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的描绘上,还通过对光影的运用进一步深化。花园中的光影变化,时间的交替,四季的轮转,都在导演的镜头中化为诗意的象征。光影的变化不仅仅是物理现象,它们也象征着胡阿姨生命的流转。影片通过光影的细腻运用,使观众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与静止并存,这种视觉上的诗意构建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体验。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,正是影片所要传达的诗性之一。

通过这种人与自然的交融,影片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。胡阿姨在照料花园的过程中,也是在照料她自己的生命。植物的生长与凋零,暗示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,而胡阿姨的坚持与耐心,则象征了人类在面对时间和命运时的韧性。这种诗性的流动,让影片在表达生命主题时充满了哲思。

在这种内在的节奏中,观众逐渐感受到影片的情感核心。胡阿姨通过她的劳作,她与花园的互动,观众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这种情感的表达是通过诗性的节奏与声音来实现的,它让观众不需要通过语言就能体会到胡阿姨的内心世界。

情感张力与共鸣——日常生活的诗意化表达

虽然影片的节奏较为缓慢,但它却充满了情感张力。胡阿姨的孤独感与她花园的依赖形成了深刻的对比。在影片的结尾处,观众能强烈感受到胡阿姨的生活态度和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渴望,这种情感上的深度使得影片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个体生活的纪录片,更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。

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其简朴而真挚的情感表达,观众能从中感受到孤独、希望、对生命的热爱,以及对自我选择的坚持。这些都使《胡阿姨的花园》成为一部发人深省、令人动容的纪录片。影片通过记录她不断打造自己的花园来疗愈自己,创造出属于自己空间。

影片也通过胡阿姨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,引发观众对现代都市化生活节奏、消费主义等问题的思考。它提出了对都市繁忙生活方式的反思,鼓励观众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胡阿姨的生活方式虽然与主流都市生活格格不入,但影片通过“观察者”温和的叙述视角,避免任何形式的道德评判或引导性的叙述,不强加价值判断或试图改变她的生活选择,尊重并展示了她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坚定选择,让观众自行理解与感悟她的生活方式背后的意义。影片没有将胡阿姨的生活方式描绘为“异类”或奇特,而是以一种自然、平和的视角,细致地记录了她在现代都市中与众不同的生活选择,而不是将其与主流的现代都市生活对立起来。

胡阿姨的日常生活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时间的沉淀与接受。她在花园中的每一个动作,都是在与时间对话,时间在她的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流淌。影片没有通过大起大落的情节或戏剧性冲突来吸引观众,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腻呈现,展现出生活本身的美丽与深刻,这种处理方式让影片充满了平静的力量。这种静谧的日常生活,恰恰是诗性表达的核心所在,它让观众在平凡的细节中发现隐藏的美。

总之,《胡阿姨的花园》通过其诗性的叙事与视觉表达,创造了一个充满哲思与美感的世界。影片通过对花园、时间、日常生活的描绘,让观众在静谧中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与生命的脆弱与美丽。导演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与声音处理,将胡阿姨的生活升华为一种诗性体验,让观众在平凡的日常中发现深刻的美学意义。

这种诗性不仅仅存在于画面与声音中,它还通过胡阿姨与花园之间的关系,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。这种诗性与情感的平衡,是该片最为动人的地方。胡阿姨的生活虽然平凡,但导演将这种平凡升华为一种对生命的礼赞。影片让观众在静谧中反思生命的意义,并通过对胡阿姨的凝视,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生命哲思。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)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

看《志愿军》,忆《黄土地》

文/王小鲁

陈凯歌导演的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正在上映,目前票房已破10亿,它在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得分为86分,高居国庆档影片榜首,另外在豆瓣上的评分是7.2分,在IMDb上面的评分是6.3分。网友对于陈凯歌的评价也各式各样,有人认为这是国庆档最佳,当然也有人给这部影片打一星。

从1984年陈凯歌的第一部电影《黄土地》,到至今仍然是国内唯一获得金棕榈最佳影片奖的导演,再到今天的《志愿军》两部,这其中陈凯歌导演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?作为研究者去追问这一点也许有点不合时宜,而且似乎也找不到好的研究方法。恰好前段时间笔者看了修复过的《黄土地》,这是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起点,也许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凯歌导演的思想成色和美学水准。而且,观看修复版让笔者有了一些新的感受,也许可以拿来和他今天的影片进行某种对照与呼应。

这部片子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的,画面修复和还原都不错,声音质量则很一般,不过声音跟修复没有关系,底子就是那样。80年代电影的声音整体粗糙,甚至近乎虚假。另外,关于80年代“第五代”的电影革命,我们讲得已经够多了,他们多是借助于传统的革命题材,以电影形式语言的创新来实行突围。这种形式让我们对于传统的革命故事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。意识形态上不再是那么紧密吻合,而是发生了一点点错位或者移位,人们在这种错位中咀嚼良久,隐约感觉到一种新思想的产生。无论是《一个和八个》,还是《黄土地》都是如此,《红高粱》在今天看也还有点这个意思,也是抗日题材,但是要走得远很多。

但一些外国观众则感受不到这一点,其实今天的观众也许也不能感受得到。所以在放映的时候,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提醒——这部影片的革命性,也许在今天,大家都已经不能完全把握得了。翻

看资料,《黄土地》上映的时候,在一些国外影评人那里,会觉得这部影片就是过去的革命题材电影,有什么新的东西呢?从前我觉得他们这么评价是不了解中国电影历史的详情,今天看则觉得更应该重视他们的这个视角。

我们讲述这部影片的时候,当然也往往讲述其摄影成就。张艺谋的摄影构图具有强烈的探索性,一般而言,地平线在画面下方三分之一位置,但《黄土地》的地平线一般在影片的顶部。于是满眼的黄土地,造成了重要的心理压力。配合以剧情——翠巧被父亲命令嫁给一个陌生人,他们的生活也是极为贫穷,影片并未强调阶级结构,在过去的叙事中,会将这个贫穷强化为穷人受到了压迫和剥削,但是在这里,贫穷的来源从感性上来看主要是黄土地。他们喝水要去远处挑来,要走十几里地,黄土地上的气候变幻不定,种植也受到影响。翠巧渴望离开这里,延安文艺工作者顾青前来采风,答应要带翠巧离开,但是要先回去申请,未能等到顾青再次来到这里,翠巧已经嫁给了一个可怕的男人。

于是,在这样的叙事表意中,那样的摄影构图就具有了强烈的内涵,黄土地被描述成一种压抑的力量。在过去的叙事中,黄土地是哺乳者,是伟大的母亲,在这里,在张艺谋掌控下的摄影机的不停的描绘中,黄土地被拍摄成一个监狱。这从摄影镜头给予观众的压迫感中,在直觉中,就可以把握到这一点。这样的摄影美学在当时的中国,当然具有非凡的意义。

对于这部影片的言外之意的捕捉中,观众也许还能敏锐捕捉到的不同于传统叙事的,是影片的结尾。顾青作为拯救者,在过去的影片中,是必须完成任务的。但在这里,当翠巧从婆家离开回娘家的时候,偷偷跑去追随八路军,但是她的船却被黄河水所吞没,翠巧的歌声也戛然而止。

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:以英雄史诗书写民族血性

文/孙佳楠

2024年国庆档上映的电影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作为陈凯歌导演的“志愿军三部曲”中的第二部,接续第一部《志愿军:雄兵出击》围绕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及志愿军的前期作战的时序,以第五次战役前后的铁原阻击战作为叙事主体,相较于第一部的宏观叙事,第二部以父亲李默尹(辛柏青饰)、哥哥李想(朱一龙饰)、妹妹李晚(张子枫饰)一家三口作为战争的微观视角,以一家推行万家的叙事手法,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众一心、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以及舍生忘死、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。

何为存亡之战?当把铁原阻击战放回抗美援朝战争历史视野之中,铁原及以北地区是志愿军重要的后勤物资囤积地,地理位置十分特殊,一旦迅速失守,志愿军在朝鲜的情况会陷入极大被动,甚至会促使战线进一步向北退却,因此铁原对敌我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。电影的故事背景定位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过后,志愿军粮草弹药几乎耗尽,彭德怀果断下令投入五次战役的志愿军各部全线后撤的同时,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李奇微则指挥他的部队开始了全面反攻。以近5万人的“联合国军”大举北上,更以制空权、火炮覆盖的绝对优势直扑铁原,企图通过摧毁基地给我军造成重创。当志愿军大部队难以立即回师铁原时,志愿军司令部给就近的63军下达了死守铁原的命令。在铁原阻击战中,以李想为首的63军178师战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,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争环境,面临补给,没有重武器,接连战斗导致人力匮乏的困境,抛头颅、洒热血,前仆后继,夜以继日构筑战壕,建起三道防线,以“铜少气多”力克“铜多气少”,以肉身搏坦克,抵近投弹,以2.5万人对抗敌军5万人,坚守铁原12天,谱写了惊天地、泣鬼神的雄壮史诗,此为存亡之战。

抗美援朝的民族精神永远流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,作为战争题材的电

影,主创人员在视觉效果上力求做到真实,让历史也具备了可感的冲击力。除此之外,该片更值得被称赞的是英雄的塑造。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导演陈凯歌在采访中谈到:“第二部跟第一部最大的不同在于,我们就要写战争中的人。”本着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,将“历史”还原为“人”的历史。影片开场因战争失散多年的李晚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哥哥李想,刚相聚没多久,父兄接到上级指令,李默尹作为军委的参谋加入63军189师去往前线,李想作为63军188师的营教导员准备归队,奔赴朝鲜。一时间整个家支离破碎,导演以一家之离别映照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真实写照。

电影中有两个重要物件值得一提,一个物件是李想归队前,李晚送给哥哥的一朵小花。告别时,李晚在给哥哥李想的水壶上别了一朵红色的小花,这朵小花一直别在李想的战时笔记本中,在63军重新夺回一防时,李想从本子中拿出了早已干涸的小花,尚有花香,他传递给每一位战士,“那是好日子的味道。”战士们小心翼翼地传递着,炮声打响,一位战士特地折回将干花送到李想的手中。这是每一位战士对好日子的向往,对“生”的希望。另一个物件是战中李默尹、李想、李晚三人短暂团聚后分别前李默尹扔给了李想一块糖。这是李默尹去前线时,彭德怀让李默尹带给李想的一块糖,这也是朝鲜的小孩子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块糖,在铁原大战一触即发时,李想将妹妹李晚送回后方,将一直仔细保管的糖塞进了妹妹嘴里。最后,李想的63军188师誓死守住了铁原,无一生还。李想在临终时,整个188师只剩下他一人,他提前埋好了炸药,在等待敌军围攻上来的间隙,他拿出糖纸舔了舔,用糖纸小心地将干花包裹好,放入水中,看它飘向家的方向。随后按下了爆炸装置与敌军同归于尽。至此,63军188师光荣完成了使命,却无人生还。伟大的志愿军英雄形象以庄重又感性的形式镌

刻进了观众的心中,荡起层层涟漪,激发起观众缅怀英烈、铭记铁血军魂的强烈情感共鸣。

第二部中孙醒(陈飞宇饰)与第一部大不相同,经历了松骨峰战斗后,他患上了战后失忆症,再无第一部中的意气风发。他全然不记得自己是谁,却总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同伴于危难,这是军人的本能。李晚和杨三弟通过报告文学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将他战时的回忆连了起来,他记起了每一位战友的名字。当恢复记忆的孙醒来到教导员李想面前,大声报出了自己原部队的番号——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时,这一刻是令人无比动容的。从松骨峰的惨烈到铁原的残酷,这不仅是战线的推进,更是志愿军不畏强暴、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的传承。

影片塑造的英雄形象还有原38军112师335团的战士杨传玉为弥补松骨峰战役的怯战之心,要求跟随孙醒去曹川水库开闸阻敌,面对美国的伞兵后援到达,他以身抵门换来了曹川水库如期开闸。影片以微观的视角塑造了一众伟岸的英雄人物,但在英雄人物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英雄,他们不会被遗忘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:“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,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!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、发展、进步的史册上!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,必须永续传承、时代发扬。”中国人的血性从未改变,正如影片中李想临终时所说:“我们回不来了,一营倒下了,你们继续前进。”抗美援朝的英雄们说: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,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,我们不能后退一步!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,中国人民回望历史,展望未来,赓续抗美援朝伟大精神,传承大智大勇、锐意进取的民族血性。未来,也必将“杀出一条血路”,雄赳赳,气昂昂,奋勇向前!

(作者单位: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系)